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張 埏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_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六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興

興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
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叅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
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偉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

著名年三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羣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羣爲皇太子琨爲羣詹

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

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

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韃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

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
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
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
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
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
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
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
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

初單于猗也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

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
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尅猗盧以
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
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
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
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
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

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
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
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
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
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
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
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
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

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
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
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
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
姿日茂獻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
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
年才質駕下丘山之釁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

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
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
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
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
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
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

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
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
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
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
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
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寇
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

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
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
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
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
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
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
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
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

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
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
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
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
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
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
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

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
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
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
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
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
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今
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
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恥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間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

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

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
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
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
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
難以義伏冀翰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
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
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
枕歎想與數子遊吾哀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馬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

統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
登之事用以激譏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碑
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
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碑而韓據女為匹碑
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碑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碑殺琨匹碑又懼衆反已遂

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
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
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
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
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
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
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
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

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超授
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
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
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
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
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
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

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
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
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
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
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
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
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
備位方嶽網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陞

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
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
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
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
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
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
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策

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
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
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
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
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没皆
憑向琨若琨子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
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

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碑不能納反
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碑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
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
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碑
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
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蹙亂亡之際夾肩異
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

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碑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碑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碑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
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
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
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
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
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

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
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
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
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
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
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

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
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
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
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
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
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

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
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
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
龍滅遼西羣及譔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
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
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
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譔等十餘人
而已

興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竝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萼萼與秀不協復以興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興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興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興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興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

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
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
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
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
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
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
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
虓既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
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
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
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
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
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

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聘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克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
邵續段鳶鳶騎救之季龍走隨鳶屯厭次被害弟肩為
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肩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
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啟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啟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
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敗啟戰沒述為李龍侍中隨啟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

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
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
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
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
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
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
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

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
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叅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
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
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

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
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
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
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
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
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
來蒞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譖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

直趣遼幕軍士大亂遼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遼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遼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遼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遼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遼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遼遼既尅譙宣等乃去石李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遼李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遼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遼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

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
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
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
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
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
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
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
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

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遼復為遼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
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遼馳使和解之示以禍
福遂受遼節度遼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
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
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

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
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
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
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

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
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
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
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
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
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
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閑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
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

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
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
此乃不祜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
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
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
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
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

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
五穀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
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
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
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
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
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
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

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
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
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
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
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
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
濟何必園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
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
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
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
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
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
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言朝廷因此棄納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嘆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

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
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為清廉
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
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
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
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箸馬倫
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

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甌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圉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

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踦蹢汾
晉契濶獫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耻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碑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杯或作桎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苟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稚監本作雅又逖訛作遵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蓬關與此小異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六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頽不納後為
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
續子人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
人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人為督護
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
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
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人續懼勒攻先

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季

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亟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李龍乘虛圍續李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李龍伏騎斷其後遂為李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没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

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勲未遂不幸臨沒朕用
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
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眾
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
李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
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
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
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

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
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
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
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
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
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叩
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
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

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
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
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
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
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
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
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
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

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曹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

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
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
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
率眾修洛陽千金竭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
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
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為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
藩薈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
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眾襲

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
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
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
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
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
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

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

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十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

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
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
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
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
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
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
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
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

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朶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朶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

榮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
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
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
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
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
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
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

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
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
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
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
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
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
得生怒又自率四十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
臾退軍墜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

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
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
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
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
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
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
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
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

矩默大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息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

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
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
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
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
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
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

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騫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騫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簍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鵞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
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
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
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
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
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
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
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募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

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
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
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
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
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刀力戰
不已李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捉文鴛文鴛戰自
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李
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
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
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

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
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
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
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
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鴆死惟末杯
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
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
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

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
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
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
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皝
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皝遣慕容恪擊之
勤懼而降

魏浚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

顯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

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顯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

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詎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詎據塢塢人震懼竝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詎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詎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詎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

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
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諛餘衆降曜曜徵
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
瞻而納該諛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諛
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
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
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蘓峻反率
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

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

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矩轉蹙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

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為右衛將軍趙盾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

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楨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
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楨曰所
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楨時楨被詔免
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恠之初默之
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楨楨參佐張滿等輕默裸
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脣臘日餉默酒一器独一頭默

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
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
與肫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
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
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
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肫肫將吏欲距默默
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肫
尚與妾卧默默牽下斬之出取肫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

大逆傳胥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胥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胥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胥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胥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

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
許降而默將張朮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
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
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
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
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
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立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

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
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
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
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
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猶段末波與末杯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四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_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六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
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

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
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
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頴王才人生
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竝早
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竝略之其瑋又頴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
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

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
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
便槌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
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
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
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
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

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諡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北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

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
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
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
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
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
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

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興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鬪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允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
允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
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
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
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
至隕沒逆黨遭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
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

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同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談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厯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

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
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
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
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
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
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
顯顯之望覃兄弟雖竝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胤不替
其嗣輒諮大將軍頴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

擇日迎拜遂立覃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脇遷大駕
表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廢覃復為清河王初覃為清河
世子所佩金鈴欬生隱起如麻栗祖母陳太妃以為不
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胤是
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
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為太子事
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
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

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
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
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
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為皇太子七十日
為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
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

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竝諫倫乃貶為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以晏為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

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

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

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
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
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
長水校尉高選察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潁川庾惲為
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
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

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
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
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
邪王即尊位徙弁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弁後入纂
大業桓溫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
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
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
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
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
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
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
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
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恐虐加于人袁真叛逆
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

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琬舍人劉疆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

王體自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璉各復其官璉還繼梁國

梁王璉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穌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立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立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

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詔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拜受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厯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

金紫光祿大夫立纂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
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
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
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
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
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
侯以邢顒為家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
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
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
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
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
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

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厯備吉凶儀服
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
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
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
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
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
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
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

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
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
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翼之屬禮典
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厯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
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
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
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
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

節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甌以壺甌為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

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草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憫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

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
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
二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
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
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
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
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
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劬生胡
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
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劬生朱生天流竝早
夭今竝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為會稽王立道生為世子
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
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飢乏辛苦言竟不見帝
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為後珣之歷吳興太守
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諮議叅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為宗
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
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深器
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追尊

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

寶字宏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宋興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降為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
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
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

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竝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姁姆尼僧尤為親暱竝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

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
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
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
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
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
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
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
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

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
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
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竝帶職
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
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
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
者穢慢阿尼酒色是就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
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

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毋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
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
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
傍法服五誠麤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
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
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
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
國寶即甯之甥以謠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

郡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寘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寘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姑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姑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

縣又尼姁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殍不絕由百姓
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
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
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
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
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
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
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

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
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
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
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
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
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
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
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

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
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
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
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
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
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
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
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

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
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
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
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
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
恭威振内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尚之
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

子深以為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
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
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
史桓玄竝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
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
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
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
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

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尚之為之

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
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
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
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
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
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
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
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

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
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置然人不
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
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
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
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
師友正言弗聞謠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
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

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

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
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為厭
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踐於道
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
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
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
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

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元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

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
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
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
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
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
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
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
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

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

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
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
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
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
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
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
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
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

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立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立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

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樞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
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
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
妃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為道子嗣尊
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
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
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
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為嗣薨諡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宴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

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遂使
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彛倫攸斃終則宗社淪
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
奮庸瑣之常材抗姦亮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
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
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
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
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泰獻聰
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